

你对我的爱，犹如灭顶之灾。



# 第四类暧昧： 纯白的黑

非衣 /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西门 作序  
白烨 兴安 周篷桦  
联袂推荐

90后美女作家非衣  
致最残酷的青春

你对我的爱，犹如灭顶之灾。

# 第四类暧昧

纯  
的  
白  
黑

非衣 /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四类暧昧：纯白的黑 / 非衣著. ——北京：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14.11

ISBN 978-7-5125-0733-3

I. ①第… II. ①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5168 号

#### 第四类暧昧：纯白的黑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非 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李 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<br>15 印张 290 千字  |
| 版 次  |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<br>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125-0733-3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8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：100013

总编室：(010) 64271551 传真：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：(010) 64271187

传真：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## 序：那个被我们写来写去的世界

其实，生活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戏剧，更不是文学作品充满巧合和悖反。尽管我们把它写来写去，它就在你身边，甚至人就在其中，却永远抵达不到它的内心，听不到瓣膜振动发出的声音。

谁试图破译生活，谁就是生活的罪人，永远失去体味痛苦的乐趣。这大概是作家最基本的底限，唯一要清醒的，即是你必须确认，要写下多少文字，容纳和映照多少人的生活，才能构成身外这个世界的硬壳。我觉得作家一生都不要戳穿世界的深度，应该沉浮其中，既不缥缈于市井之上，也不被它沦陷。

四年之前，我在回故乡的短暂时日里，读到了非衣的文字，这恍然使我忆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些生活片段。

那时候，我和非衣的世界年龄大致相同，然而，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却大相径庭。

那时我很羡慕一滩咸水，不着边际的芦苇想挡住一只铁雀，可惜地平线明目张胆地不知羞耻了。如果谁能骑着一只秃鹫该有多好，鸟人从此诞生。这样也好，如此说来我也不是最卑鄙的那杆枪了。云朵上一个声音说，我真想现在干掉谁，引发出来的GMWWLG Y HKQV，那也是他崇尚的美学？美学有时候是一块没有乳酪的半成品pinsa。我只有一个星期看好拉丁人，他们不关心世界的一个个七日，所以早早把这个词弄成pinsere的过去分词。那其实就是压平，中国也有句诸如此类的话，写出来就显得色情了，我不露怯也罢。温柔其实是很可怕的，据说一次不完整的过程里也有很多花样。——《呓语症侯群》

那时的我和世界没有交融，甚至故意躲避它的故意，从而掩饰混沌的大脑。当然，这不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时髦，是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盲从，又不情愿被旁人认出，装腔作势一番罢了。

温贝拉根本就不曾注意到Raphael的表情，这世上怕是再没有什么入了她的眼。只有那怀中渐渐冷却，她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的人才是她的一切！她睁着双眼，一眨不眨，一如先前的呆愣。她没有哭，自始至终，她一滴眼泪都不曾为他流。只是

一味地抱着他，紧到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她甚至想，就这样溶进他的身体里也好，至少自己能替他活着。然后她抬起头，望了望那屋顶上华丽的水晶吊灯。

怎么还这么亮呢？你凭什么还要发出这种刺眼的光呢？

难道除了我，就不会有人为苏桐悲伤了么？——《纯白的黑》

作为90后作家，非衣的小说难能可贵的就是清醒。从她的文字可以看出，她在没有经历过爱情抑或人生沉浮的状态下，能够用心性感知尘世，敏锐的视线使自己足够理性，且像手术刀一般，层层剥离着原罪与病灶。她的小说给了这样一种新鲜，不解剖生活，怎么攫取生活的秘密？而她极力营造的故事，恰恰被笼罩在命运的无影灯下，再去发现投射成人性的影子。

这样的文字难得，这样的善意也就闪烁着温润和冷峻的光芒。

我和非衣的父母是多年好友，非衣的很多文字得益于孤寂的内心。她的创作题材广泛，在网络上极其活跃，也组织团体从事音乐剧的创作和制作，是圈子里的标志人物。这让我很欣慰，对故乡定州又有了新的认识，甚至治愈了久积的一块心病。

去年春节期间，我和故乡的两位作家聚会，仅仅三个人，却是所有老中青三个层面，这不禁让人哑然。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帝尧始封之地，一个富庶的中山国建邦之都，一个缔造了定瓷文化巅峰的古城，除了这三个人，竟贡献不出第四位作家？所幸的是非衣成了第四个人，也许她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责任有多沉重，但是写下去就好。作为非衣的父辈，我私心地希望她不做搁浅在途中的铺路石，要做那个背着行囊跋涉的穿越者！

非衣在文学创作上总是给人惊喜，这几年也渐渐引起大家的注视，前些日子被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录取，成为这所号称文学黄埔军校的学员，这对她是一种鼓励，更是一种鞭策，希望她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这部小说从创作到出版，我见证了非衣几年来的艰辛。这让我想起了一首叫作《山越》的尺八曲，它不但诚诚攀登者苦难，也秉诉聆听者山那边的美景，汗水和泪水交融才能称得上修行。

西门

2014年8月25日于北京

# 目 录

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序：那个被我们写来写去的世界 / 003  |
| 第一章 暮色 / 1            |
| 第二章 真实还是谎言 / 4        |
| 第三章 其实我没忘记 / 9        |
| 第四章 为什么总是想起 / 13      |
| 第五章 忍不住悲伤 / 17        |
| 第六章 逃避 / 19           |
| 第七章 事故 / 23           |
| 第八章 究竟是谁伤害谁 / 31      |
| 第九章 悲伤，持续蔓延 / 35      |
| 第十章 彼此的心，在靠拢 / 39     |
| 第十一章 煮面要放糖 / 41       |
| 第十二章 神秘礼物 / 43        |
| 第十三章 你真的很残忍 / 48      |
| 第十四章 承认吧，你爱我 / 51     |
| 第十五章 玻璃窗上，有你的倒影 / 56  |
| 第十六章 谁的电话 / 59        |
| 第十七章 刺伤 / 61          |
| 第十八章 放纵 / 63          |
| 第十九章 调情 / 68          |
| 第二十章 他不爱你了 / 71       |
| 第二十一章 他的爱，就像苹果一般 / 76 |
| 第二十二章 阴谋的味道 / 81      |

## CONTENTS

- 第二十三章 瘾 / 85
- 第二十四章 前奏曲 / 92
- 第二十五章 车祸真相 / 100
- 第二十六章 她伤害你，我却比你更绝望 / 103
- 第二十七章 季微凉的疯狂 / 106
- 第二十八章 瞬间的错觉 / 112
- 第二十九章 破碎的琥珀 / 115
- 第三十章 发作 / 120
- 第三十一章 也许是错过 / 131
- 第三十二章 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噩梦 / 139
- 第三十三章 我希望它是完整的 / 144
- 第三十四章 变 故 / 150
- 第三十五章 沈飞的电话 / 158
- 第三十六章 假象的背后 / 162
- 第三十七章 末日的救赎 / 175
- 第三十八章 没有结束 / 183
- 第三十九章 未完成的画 / 189
- 第四十章 原来还有你 / 197
- 第四十一章 纯白的黑 / 201
- 第四十二章 七页半的日记 / 208
- 第四十三章 不是为你才留下 / 220
- 第四十四章 一生观望 / 223
- 尾声 谁的终结 / 232

## 第一章 暮色

漆黑的夜里，徒留了苍白的四壁。

——题记

穿过繁华的街道，拐进小巷。渐渐地远离了起先的嘈杂与喧嚣。

苏桐跟在女友身旁，看着她一路蹦蹦跳跳地前行。

“微微，你小心一点儿！”苏桐宠溺地说。

季微凉有些错愕地回过头：“嗯？”

一转身，苏桐的脸就出现在她面前。那样近的距离，让他有些失神。

他还是那么好看，一直以来都是。亚麻色的头发，细细碎碎的，在夕阳下竟有了淡淡的光泽，有些迷人的晕眩。他清清浅浅地笑着，一双狭长的丹凤眼稍稍眯起，带了些许善意的责备，尖瘦的下巴呈现出最完美的轮廓。

她总是痴迷于这样的他。

苏桐揉了揉她齐耳的短发，轻声说：“我是担心你摔跤。”

季微凉的脸微微一红：“怎么会呢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然后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指着书店急道，“阿桐，你看书店就要关门了，不行……我得赶紧进去！”说完调头就跑。

苏桐也只好由着她，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牵扯出淡淡的微笑。

这时候，一个红色的身影闯进了苏桐的视线，他便将目光投向那个身影。

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女人。

苏桐居然用了“美好”这个词。

她穿着红色的衬衣，领口有一些黑色的纹路。酒红色的头发歪挽在一边，显得有些慵懒。她的眼睛很大，皮肤很白，浑身散发出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仰望的灵气。苏桐挑了挑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竟然不愿意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。

人们都说穿着艳丽的女子总能很好地吸引路人的视线，看来这句话不无道理。

而后，她似乎是感觉到了苏桐热切的注视。微微偏过头，正好与苏桐四目相对。

她突然就变得慌乱，灵动的眸子里尽是不知所措的色彩。

而苏桐，依旧平静，平静到连呼吸都感觉不到一般，气氛竟有些诡异起来。

三年了，她就知道还会遇见他，只是不知道竟是这么地快。她要逃离！逃离这令她狼狈的惊鸿一瞥。

“啪！”就因为她突然地转身，刚好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季微凉。以至于季微凉手中的书全数掉落在地。

她微微皱眉，刚想抱怨些什么，却被苏桐紧紧地护在了怀里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那个女人与苏桐的声音同时响起，好像有着很好的默契。前者的语气没有什么起伏，而后者却满是关心。

季微凉冲着苏桐摇了摇头：“我没事。”复而又看向那个女人，发现她正蹲在地上捡那些掉在地上的书。然后她也蹲下身子，语气有些冷淡地说，“没关系，给我吧。”她向女人伸出手，示意她把书交给自己。

而那个女人却没有动，而且把脸深深地埋进了领口，那瘦弱纤细的肩膀似乎在颤抖。

季微凉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声音柔和了不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谁知那女人却毫不领情地推开了她，然后迅速地从地上站起身，飞速逃离。

“啊！”季微凉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。

苏桐再没心思管那奇怪的女人，连忙伸手扶她。

季微凉的手被苏桐握住，一丝暖意自指尖荡漾开来，她不禁又红了脸。

苏桐扶她站稳又去捡地上散落的书：“摔疼了吗？”

季微凉摇了摇头，有些恼怒道：“没有，刚才那人谁啊，真有病。”然后她转过身，向着那个女人跑开的方向望去。

只是那个红色的影子却再也找寻不到了。

奇怪……

季微凉回过头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两耳就听见脑子里“轰”的一下。

莫非是她！

不可能啊，她……她不是走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！一定不是她。一定不是！

她望着苏桐那完美的侧线，心里忽然就开始泛疼。就算是她真的回来了又怎么样？反正他已经不记得她了！她季微凉是不会让那个女人把苏桐抢走的！

苏桐举着那些书在季微凉眼前晃了晃：“喂！微微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”

季微凉连忙掩饰住脸上那一抹极度明显的慌乱：“没……没什么啊。”

苏桐明显地感觉到她有点儿不对劲，却也不再问什么，只是轻轻揽过她的腰：“好了，书也买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季微凉点了点头，顺从地跟着他走。可她的一颗心却怎么也无法再安静下来。

如果她没有看错的话，那个女人就是温贝拉！

苏桐失忆前的女友——温贝拉！

她越想越觉得害怕，于是一把抓住苏桐的手臂，大声问：“阿桐，你爱我吗？”

苏桐诧异地望着她，只见眼前的人竟然红了眼眶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紧紧地拥住她：“傻瓜，又在说什么傻话！”

季微凉再一次问他：“阿桐，你回答我啊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

苏桐微微一笑，在她耳边轻轻回答：“我不爱你还能爱谁呢？”

季微凉扬起委屈的脸，又追问：“那你就是爱我了？真的吗？”

“呵呵……嗯。”苏桐又很小心地在她的脸颊上印上了一吻。

季微凉这才放下那颗忐忑的心。

苏桐是爱她的，这是他亲口说的！所以，即使温贝拉回来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！

直到两个人渐渐消失在这条街道上，那个穿红色衬衣的女人才敢从角落里走出来。然而她只是痴痴地望着他们消失的方向，不发一言。

夕阳西下，暮色降临。

她那双眸子里，分明有苦涩的液体流淌出来……

## 第二章 真实还是谎言

送季微凉回家后，天就完全黑了下来。

虽然天色已晚，街道上仍然喧嚣，仍然吵闹。人们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寻求到片刻的欢娱。毕竟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，只有夜幕降临才得以从忙碌的工作中解脱。

一阵凉风吹来，让苏桐忍不住裹紧了身上的衣服，北方的天气就是这样，明明刚刚入秋却变得出奇地冷。如此的敏感，犹如人心。

他抬手看了看表，已经八点半了。明天要讲的课还没有备，不能再耽搁了。

有不少人问过他，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偏要选教师这个职业？多影响前途啊，更何况他还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就算成不了某企业的高管，也不至于做个小小的教师。

可他却说：“难道做老师就一定得上年纪？”

他是一个喜欢安逸的人，平淡的生活，固定的收入，波澜不惊的恋情都是他所向往的。直到他遇见温贝拉，那个热情如火却又异常冷静的女人。只是如今说这些都晚了，因为从那场车祸之后他就忘记了她，忘记了让他缠绵悱恻的她。

“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……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……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……my fair lady……”

这时候，苏桐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很老土的一首歌，可他却固执地喜欢着，季微凉不只一次地偷偷给他换过，可他总要换回来。而理由竟是“用别的不习惯”。

其实，这首歌是温贝拉喜欢的，他在潜意识里，喜欢她所喜欢的，完全是他的本能。

“喂！我说桐子，你现在人在哪儿？老辰昨天从上海回来了，我们现在正准备去Shin酒吧嗨一下，你来不来？”电话里传来莫小南痞痞的声音。他是苏桐还在上大学时候的死党，关系很不错，所以毕业以后还经常联系。

苏桐想到还没备完的课，迟疑了。但是，老辰难得回来一次……

好吧，他要放纵自己一次。于是爽快地回应：“好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莫小南有些惊讶：“呀呵，桐子，你几时变得这么爽快了？”

苏桐微微一笑：“难道我平时很扭捏吗？”

莫小南干笑两声：“那倒不是。”

“好了，就这样吧。等我。”苏桐挂断电话，随即招来一辆的士，直奔Shin酒吧。

Shin酒吧坐落在V市最繁华的路段，是V市最大的夜店之一，几乎夜夜爆满。

此时，Shin酒吧内放着劲爆的歌曲《Scatman》，昏暗的灯光闪烁不停，一股催人堕落的糜烂气息溃散在空气中，充斥着一种明灭不定的暧昧味道。

在吧台前，一身黑色衣裤的莫小南正端着一小杯加了冰的威士忌轻轻地摇晃着。他有一头短碎的黑发，因为是俱乐部的健身教练，所以身材很好。他这副打扮倒是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。

一旁穿着白色外套的沈飞拍了拍莫小南的肩膀，大声喊：“喂！小南，桐子他不来啊？”在酒吧里说话就这点儿不好，说话还要喊。

莫小南刚才还一副冷艳帅哥的模样，转过头一看沈飞就变了样。嘴巴咧得老大：“嘿嘿，他一会儿就到。那小子今天很爽快！”经他这么一笑，起初还向他频频抛媚眼的几个女人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也难怪，莫小南模样虽然不丑，可偏偏少了两颗门牙，似乎是高中的时候打架打掉的，之后就再没长出来过。其实他不笑还好，只要一笑，嘴巴肯定咧得老大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缺点暴露无疑，可他又特别爱笑，所以认识莫小南的人都知道他缺门牙，也都见怪不怪了。

沈飞“嗯”了一声，又忍不住问：“小南，你缺了两颗门牙，说话怎么也不露风啊？”

莫小南白他一眼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儿少管。”

沈飞刚想发作，却被莫小南拉住了袖子。接着莫小南向他使了个眼色：“别闹。你看老辰自己坐那里也不说话，我咋觉得他去了上海三年傻了不少？唉，真怀念以前我和他一唱一和的样子。”

这倒是实话，连一辰（老辰原名连一辰）自从来了就很少说话，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，似乎有什么烦心事。

他那西装革履的样子到像个十足的落魄商人，似乎是在借酒消愁。

沈飞推了他一把：“老辰，你小子怎么一回来就不开心？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啊？哈哈……”

连一辰明显僵了一下，之后讪讪地笑了起来：“我能有什么事。”

这句话说得底气不足，连一向大大咧咧的莫小南也看出了问题。只见他拍了拍连一辰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说兄弟，你也太不厚道了。谁不知道你去了上海三

年，如今是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。和我们这些单身汉比起来你够意思了，该郁闷也是我们郁闷，你在这喝闷酒又是唱的哪一出？”

连一辰避开莫小南询问的眼神，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并不想解释什么。

正在尴尬之际，沈飞忽然喊：“小南，老辰，桐子来了！”说着连忙向刚进门的苏桐招手，“嘿！桐子，在这里！”

连一辰几乎是被吓到了一样，手中的玻璃杯一下子便脱了手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杯子里的液体溅了一地，那可怜的玻璃制品也碎裂成片。

连一辰歉意地看向服务生，并且掏出了两张百元钞票：“真是不好意思了。”

服务生笑着接过，礼貌地回应：“没关系。客人打碎杯子的事情常有。”

莫小南皱起了眉，为什么一听苏桐来了连一辰就吓成了这样？他忍不住问：“怎么了老辰？你好像很不愿意见到桐子。”

连一辰赶忙摇头解释：“怎么可能，我和桐子有三年没见了吧？想他还来不及呢！”说着，见苏桐走了过来，连忙走上前去送他一个熊抱，“桐子，好久不见了啊！”

苏桐淡淡地一笑：“是啊，你走了有三年了吧。”

沈飞忙推他一下，顺势端过一杯酒：“你小子怎么还是这么不解风情？来，先喝一杯，庆祝老辰归来！”

苏桐接过酒杯，向连一辰一敬，随即仰头喝下。

“哟！桐子变爽快了啊，要不要再来一杯？”莫小南也在一旁起哄。

苏桐一样只是笑笑，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。

莫小南继续说：“你怎么还是这么别扭？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属你最闷，没想到毕业了还是这副样子。怪不得你要做老师，你这性子要不做老师才怪了！我还真有点儿怀念你和温贝拉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你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沈飞就推了他一下。

见沈飞忽然给他使眼色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住了嘴。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，莫小南这个话匣子竟然也关上了。

苏桐茫然地看着他：“你刚才说温……温贝拉？那是谁？我和她认识吗？”

莫小南嘴角微微动了动，终究没有再开口。

沈飞见状，一把拉过苏桐嬉笑道：“没谁，你不认识。来，我们喝酒，你看老辰都自己喝了半天了，也不理我们，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。”

苏桐被他这么一拉也就不在追问，而是看向一直没有开口的连一辰。

只是现在的连一辰，比起刚才喝闷酒时的脸色显得更难看了。

三人都看向他，一时间气氛颇为怪异。

嘈杂的音乐依旧在耳边萦绕不绝，可连一辰的心却突然间平静了。

他抓过沈飞手中的酒杯，仰头喝下。

然后他开了口，让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他说：“苏桐，你认识温贝拉，并且还爱着她。”

苏桐的笑容瞬间收敛，好看的眉微微皱起，似乎不是很满意这个结果。

连一辰继续说：“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离开V市去上海吗？你又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吗？因为我知道当年的一切！三年前，那场车祸的真相！我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苏桐再一次扬起那淡淡的笑容，“都过去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
连一辰狠狠地盯着他：“什么都不记得，你以为这是一句不记得就能了事的吗？我真搞不懂你们在干什么，明明就是那么地相爱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她害你，你又不说不记得她，你们究竟在玩什么！”

莫小南上来打圆场：“好了老辰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何必呢？我们知道你喜欢温贝拉，可是当初不是你自己选择退出吗？现在还说这些有些不合适了。苏桐的事你还是不要管了。”

沈飞也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与其让苏桐记得那些，还不如忘了。”

连一辰冷哼一声：“你们根本不知道！当初那场车祸的主谋就是温贝拉！”

此话一出，沈飞和莫小南两人同时僵住，只有苏桐还一脸的茫然。

莫小南最先回过神：“这不可能，温贝拉没有理由这么做！”

“没有理由？哼……”连一辰嘲讽地笑了起来，“她是最有理由这么做的！”

沈飞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，严肃地说：“我们换个地方说话，这里不方便。”

连一辰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莫小南也是一脸的赞同。

于是两人拽起苏桐，尾随连一辰出了Shin。

苏桐顿时感觉到有些无奈，早知道会发生这种“无关紧要”的事还不如回家备课来得轻松。

出了Shin，几人上了连一辰的车。若是换作往常，莫小南一定会带着贪恋的表情对这车品头论足一番，可现在的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合适了。

连一辰点燃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他微微眯起眼说：“这个秘密我已经隐瞒了三年了，是时候该说出来了。”

莫小南和沈飞的心都悬了起来，只有苏桐还是淡淡的樣子。

连一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说：“你知道吗苏桐？温贝拉其实并不爱你。”

苏桐的左手扶上眼角：“哦。”

连一辰的眼中忽然就有了一丝怒火，他把烟狠狠地一掐，瞬间熄灭：“算了，反正你也不记得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温贝拉当初离开你就是为了要和那个Raphael在一起！你是她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必须除去。所以她安排了那场车祸，没想到你竟然没有死。”

莫小南忍不住发问：“你既然知道温贝拉要害桐子为什么不告诉他？”

连一辰冷哼一声，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继续说：“苏桐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死，却只是失忆了吗？”

苏桐默不作声，仍旧扶着眼角。

连一辰又说：“是季微凉救了你！如果不是她把你推开，你当时就完了！”

苏桐全身一震，手下意识地离开了眼角：“什么？”

“呵……”连一辰干笑一声，“你总算开口了。当初，我亲眼看到温贝拉买通那个司机，又亲眼看见那辆车撞向你，就连我都以为你必死无疑，可是没想到，季微凉竟突然出现把你推开。她受伤不轻，你则仅仅是头部撞向地面，到最后也只是失去了记忆而已。其实这倒是件好事，忘了总比死了好，恐怕温贝拉也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决定放过你的。”

饶是车里光线很暗，也能看到苏桐的脸色已然大变。

莫小南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桐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毕竟都过去了！”

沈飞皱着眉问：“老辰，你现在和桐子说这些做什么？他忘了就忘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提？”

连一辰瞥了他一眼，轻蔑地说：“因为我恨他！凭什么所有人都对他那么好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温贝拉根本不爱他，她谁都不爱，只爱她自己！”

沈飞怒声道：“连一辰，我真是看错了你！没想到你还因为得不到温贝拉而耿耿于怀！”

连一辰一脸的不在乎：“那又怎么样？如今苏桐的下场不比我好多少，难道我就不能高兴一下吗？”

“够了。”苏桐甩出这么一句话，快速地下了车。

“喂！桐子，你干吗去？”莫小南也跟着下了车。

苏桐摆了摆手：“没什么，我有点儿不舒服，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课。”

莫小南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：“那……路上注意安全！”

苏桐没在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

莫小南没有发现，此时的苏桐已经握紧了双拳，他在极力地压抑着内心的苦痛。

夜幕下的苏桐竟然泛起一丝苦涩的笑容。

明明都快要忘记了，为什么还要提起呢？

## 第三章 其实我没忘记

回到家，苏桐简单地洗漱之后就爬上了床。黑夜包裹着他，孤单而寂寞。

连一辰说：“是季微凉救了你！如果不是她把你推开，你当时就完了！”

苏桐知道，他说的都是假话。

他是骗他的。

因为他明明什么都记得，记得当初的车祸，记得那两年中最美好的回忆，以及记得伤他至深的温贝拉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失忆！佯装成失去记忆，不过是为了给她一个合适的理由从他身边离去。他知道不是季微凉推开了他，而是温贝拉推开了他们两个！是她救了他们，他清楚地记得！

所以，她不是想要梦想，想要前途吗？

好吧，他成全。

温贝拉，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！

他叹息一声，打开了床头的台灯。相框里一张他与温贝拉的合影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狼狈地笑了笑，无限凄凉。

那天，他终于又见到她了啊。她回来了，什么都没有变，在他面前却异常狼狈。她不敢面对他，所以他就装作不认识，只是那双眼睛还是不受控制地被她吸引过去。

叹息一声，他再次提醒自己，这段感情早已被她丢弃。他深深地记得她临走的时候是多么地绝情。

他只是拉住她的手，带着恳求的语气让她留下来，留在他身边。

可她却是不屑的，她说：“你凭什么要我留下来？嗯？你能给我什么？Raphael能实现我的理想，他可以给我想要的一切，你呢？你能吗？”

“原来你要的就是这些？”苏桐忽然觉得有些悲戚。

她不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一转身，所有的回忆都化为尘埃……

苏桐仍旧记得她离开以后，自己究竟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，压抑，痛苦，而更多的则是无奈。后来他开始注意季微凉，那个一直跟在他身后叫他阿桐学长的女孩。

那时候炙热的阳光照在X大的操场上，使原本就没什么树阴的操场上更是没了人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从学校门口的超市里走了出来，她手里拿着两根雪糕，白净的脸上带着微笑。然后她加快了脚步，如果不快点把雪糕拿给他，一定会化掉的！在这个粘热的天气里，如此剧烈的运动立时就让她脸色发红，细密的汗珠顺着额角流下来，贴住了两鬓的碎发。

她不在乎流汗，只想着让他清爽，所以她一直温柔地笑着。

应用艺术系07-1班。

几个男生围在苏桐的周围吵闹着，苏桐脸色很不好，格外苍白。他单手托着下巴，紧紧地皱着眉，狭长的单凤眼微微眯起，显得有些无奈。那完美的侧脸和尖瘦的下巴与阳光混合成一种很暧昧的姿态，恬静而漠然。

少了两颗门牙的莫小南拍拍他的肩膀，一脸惋惜：“我说桐子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连季微凉这种温柔贤惠的淑女都可以钓上！”

苏桐嫌恶地看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切，你拉倒吧。”一旁坐在桌子上努力用课本扇风的沈飞却不以为然，“像那种纯纯的女生有什么好？我还是觉得桐子和温贝拉比较配！可惜她走了，要不然……”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就弱了下去，因为苏桐那双犀利的眼已经死死地盯上了他。

莫小南没有注意到苏桐的神情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温贝拉追求的是艺术，哪里会管桐子？事实不是明摆着吗？她为了追求她光明的前途，已经把桐子抛弃了！唉，可怜的桐子……”说完还用悲悯的眼神去看他。

苏桐收回视线，继而落在莫小南的身上，白皙修长的手渐渐地握紧。

这时，一直沉默着不说话的连一辰冷嘲热讽道：“他可怜？他哪点可怜了？如果不是他没本事，温贝拉会离开他吗？”他喜欢温贝拉，人尽皆知，他记恨温贝拉选择苏桐，更记恨苏桐守不住温贝拉。

沈飞拉了他一把，苏桐脸色不善，明显被触动了伤心事，所以他示意连一辰不要再说下去。

谁知连一辰却瞪他一眼：“你拉我干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一个连自己女朋友都守不住的人还算是男人吗？”

莫小南也有些看不过去了，于是劝道：“好了老辰，你少说两句吧，温贝拉刚